

青未了

人文 齐鲁

对于有幸见识过济南老火车站风采的一代人来说,我们与老火车站的交往与交情,已经永远定格在既单纯又快乐的童年时代:俱往矣,一切尽在追忆中。

■口述城事

童年记忆里的济南老火车站

□ 蜀渝

近期看到《齐鲁晚报》关于重建济南老火车站的报道,仿佛打开了记忆的盒子,特别是看了德国建筑设计师、济南老火车站的设计师赫尔曼·费舍尔的孙女西维亚复制的济南老火车站的照片资料——“德国传来老火车站的‘童年照’”及其相关报道,我一下认出了失去多年的“老朋友”,尤其是“德国大钟”与候车室的门窗,都像我童年的好伙伴一样感到熟悉又亲切。

那是我上中学的时候,社会上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”蔚然成风。周末,我们经常从济南市五里牌坊徒步到济南老火车站,去做好事。开始时是学校组织红卫兵义务劳动,班里的二三十个同学一起去,规模声势较大,多数人分到候车室里擦门窗、擦条凳、扫地,少数人会被分到火车站里面的站台上去干杂活,进入站台的同学可以在站台上买到一角钱一个、不要粮票的肉烧饼。那时济南其他地方的烧饼要粮票,价格是:椒盐烧饼五分一个,几乎没有油;油酥烧饼的油多一点,七分一个。火车站站台的肉烧饼虽然要一角钱,但是不要粮票,而且个头大、味道好,是肉馅的。

再后来,搞不清我们是迷恋老火车站那漂亮的哥特式建筑,还是那熙熙攘攘、南来北往的人群的热闹劲儿,或者是那一角钱一个、不要粮票的大肉烧饼,当然首先是在我们心目中学雷锋是很光荣的事,总之每到周末我们几个同学兼好朋友就会相约去火车站义务劳动。

有一个星期六,我和慧珍、秀芬又相约来到火车站。一般我们会直接找车站里穿制服的工作人员,只要说明是来义务劳动的,就有人带着去服务员工作室拿抹布、扫帚等,然后领着去需要打扫的地方。我最爱擦拭候车室里的门窗玻璃,老候车室的门窗玻璃不像当代建筑毫无神秘感的大块玻璃,而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小格子玻璃,我可以通过其中一块玻璃望见一个充满丰富想象的大世界,有点“全息”的感觉。我常一边擦玻璃一边看着车站里南来北往的绿皮火车轰隆隆开过,看着忙忙碌碌的乘务员及来来往往的旅客,感觉到生活无比精彩美好。

正手脚不停地忙着呢,“哎?差点忘了一件重要的事。”我赶紧趁机溜进站台买了几个肉烧饼。正在我得意扬扬暗自高兴时,突然看到秀芬手拿三个肉烧饼笑眯眯地向我

走来,我赶紧拿出抹布又擦拭起玻璃来。

“买了?肉烧饼可不多了。”秀芬关切地问我。

我举起手里的肉烧饼给她看。秀芬说:“走吧,我两个妹妹在家等着吃呢。”招呼了慧珍,然后哼起我们在回家路上常常唱的歌曲:“日落西山红霞飞,战士打靶把营归,把营归……”

秀芬突然说:“哎,你不知道,你上次让给我的肉烧饼惹祸了。”秀芬上周来义务劳动时,干完活后肉烧饼卖完了,我只好忍痛让给她一个。

看到我不解,秀芬说:“拿回家后,我妈把一个烧饼掰成三块儿,说好小妹妹先挑,大妹妹再挑,剩下的我吃。谁知我妈掰得大均匀了,小妹妹挑不出大一点的来,急得大哭,我妈一生气就把小妹妹的那块吃了,小妹妹哭得嗓子都哑了。今天临出门时,我妈嘱咐我,千万先把肉烧饼买好,如果买不着三个就一个也别买……”说着说着,我们哈哈大笑起来。

回首往事,这样难忘的记忆还有很多。最刻骨铭心的

是,济南老火车站的建筑群有种异国情调,既庄严又浪漫,既亲切又神秘,火车站候车室里高大的门窗做工精良,历经岁月与文化的滋养和积淀,仿佛是一部百读不厌的大书,承载着无限的人文内涵,令人着迷;透过玻璃门窗,看着来来往往通往远方的绿皮火车,又是那样令人神往。

当看到《齐鲁晚报》关于“重建”济南老火车站的报道后,我第一时间拨通了慧珍的电话,“哎,好消息,据说又要重建老火车站了。”慧珍问:“你听谁说的?”“齐鲁晚报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可能是让你找找感觉吧,哈哈。”“那当初拆了干吗呢,这不是穷折腾吗?”“咄!”慧珍挂了电话,我感觉从老火车站拆了以后,慧珍就一直生气,也不知道生谁的气。

我想象不出重建的老火车站会是什么样,我所见过的诸多浪得虚名的“重建”连形似都谈不上,更遑论一座建筑的个性、尊严与灵魂。对于有幸见识过济南老火车站风采的一代人来说,我们与老火车站的交往与交情,已经永远定格在既单纯又

快乐的童年时代:俱往矣,一切尽在追忆中。

■齐鲁诗词赏析

八声甘州·黄河

□ 耿建华

对鹤华烟雨眼前来,长河泻清波。看堤龙心狂舞,铁桥横跨,绿稻红荷。昔日狂涛骇浪,人或吸鱼鳖。禹斧开河道,费尽蹉跎。

雪域高原孕育,跨千层黄土,万古消磨。叹英雄豪士,都付与漩涡。想龙门,狂扑万虎,啸惊天,荡尽鬼邪魔。舒坦荡,望帆归处,云淡风和。

赏析: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她用浑黄的乳汁哺育了亿万炎黄子孙,滋养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。正是有鉴于此,这首词是把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来写的,视野开阔,很有气势。

上阙写黄河的眼前景。作者是济南人,鹊山和华山就在济南北黄河边,由此望去:两岸大堤蜿蜒,河上大桥横跨,堤外稻绿花红,一派平安安定景象。与昔日“泛滥不止兮愁吾人”(刘彻《瓠子歌》)对比,怎能不遥思大禹等祖先筚路蓝缕开凿疏通之功呢?司马光的《谒三门峡禹祠》就有“迹与天地久,民无鱼鳖忧”的句子,和本词的意思是相通的。

下阙写黄河的象征意。从黄河“雪域”发端写起,顺“黄土”、“龙门”一路写来,突出路程的曲折和艰辛,高扬黄河的不屈意志和无畏气势。李白在《公无渡河》中这样写,“黄河西来决昆仑,咆哮万里触龙门”。本词则形容为“狂扑万虎,啸惊天”,一样的声色俱厉,势不可挡。这既是写黄河流程,也是写民族历史。“叹英雄豪士,都付与漩涡”、“荡尽鬼邪魔”等句子,就包含着对前辈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和牺牲的敬意。词的结尾也是黄河流程的结束,经过惊涛骇浪的回顾,一起回到眼前“云淡风和”的景象和“舒坦荡”的心境,和词首的描述前后相应,形成由平到激荡复归平和的感情结构,让人很自然地体会到今天的和平实来之不易,当格外珍惜。

船上人家

□ 宋彩霞

世代宿河滩,涛声枕上弹。
声为清夜细,志逐大湖宽。
一网捞春色,千钧钓月丸。
心头存万象,不变是长竿。

赏析:这是诗人参加洪泽湖采风时的作品,是一幅以船为家漂泊湖上渔民生活的素描。诗以渔民自述的方式道来,有亲身感受的真切感。如“涛声枕上弹”、“声为清夜细”,就把在船舱中睡觉时的特有感觉写了出来:“涛声”似乎就在睡枕上跳动,这时白天的喧嚣沉寂了,而各种在白天被淹没的细微声音却听得格外清楚。第三联是亮点,形象性概括力特强,两句就把渔民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忙于捕鱼的情景一网打尽。“捞”的“钓”的当然都是鱼,但用“春色”、“月丸”,就把景色和心情都写了进去,能给读者以更开阔的想象空间。“志逐大湖宽”,“心头存万象”,是对渔民生活单调乏味的回答,别看我们整天手握长竿撑船,其实内心世界是非常丰富的,它和那宽广的湖面一样印满了天地万象。“不变是长竿”放在结尾,除了以此衬托“存万象”的变化丰富性外,还表达了渔民的一种心声,即尽管世有万象,让人眼花缭乱,但我们对渔家生活的热爱却是永远不变的,我们决不会放弃“长竿”。设身处地、移情入渔是写好这首诗的前提,诗人做到了,所以她采取了自述口吻,娓娓道来,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本期点评:于仁伯

■乡村记忆

故乡的铜匠

□ 师承瑞

“铜盆子来——铜锅啦——”这是小时候在故乡耳熟能详的声音。大娘婶子只要听到这叫喊声,就会撂下手中的活计,在家里忙活一阵子,把锅碗瓢盆翻腾一遍,看看有没有摔坏的、裂口的,要是有就会拾掇拾掇都拿出去铜锅。从前,人们管铜锅碗瓢盆的人叫铜匠。

俺村里没有铜匠,都是外村的铜匠到俺村里来的。铜匠走村串乡,一进村就开始吆喝“铜盆子来——铜锅啦——”,边走边吆喝,声音很高,他这一嗓子,整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得到。当走到人家比较集中的胡同口时就停下来,选择有阴凉的空闲地摆好摊子,继续吆喝,等到有人拿来要铜的东西后就不喊了,挽挽袖子开始干活。

铜匠主要是铜盆、铜缸、铜瓮、铜锅、铜碗儿、铜茶壶、铜罐子等,只要是家里能铜的,铜匠都铜。

匠用的工具很简单,条件差一点的铜匠肩上背个袋子,前面的袋子里装着几种钻,有钻铁锅的,有钻陶器的,还有钻瓷器的;每种钻都有钻头和钻杆组成,将钻头固定在钻杆的一头,钻杆有大拇指粗细,二十厘米多长;还装着弓子(拉动钻杆转动的)、锤子、钳子、螺丝刀、造铜子用的铁丝和铜丝。后面的袋子里装着一个小铁砧子(砸铜子用的)和一个盛有湿石灰膏的小铁桶。条件好一点的铜匠骑着一辆破自行车,把所用的家什都放到自行车上,这样来去更方便了。

铜锅碗瓢盆是个仔细活儿,譬如铜盆子吧,在铜之前要先拿起来用小锤挨着敲打敲打,仔细看看裂缝在哪里,有几条,有多长,需要用多少铜子。看好后再钻眼,先从裂缝的左边钻一溜儿眼,把铜子的一头插在眼里,再比照铜子的长短在裂缝的右边钻上一溜儿眼。这些眼要离铜子的另一头稍远一点,然后再用锤子轻轻地、慢慢地将铜子的另一头砸

要说最难铜的还是老人喝茶用的小茶壶,特别是茶壶盖,要用很小的铜锅子,钻眼要更加仔细,放的锅子要密实,铜完抹上石灰膏后还要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打磨,使其更加漂亮。

到眼里去,最后再用石灰膏抹一下裂缝和铜子眼,这样盆子就算铜好了。铜其他锅碗瓢盆也是如此,都铜得很结实,能顶新的用。铜锅碗瓢盆也是个技术活,钻的眼既不能过深又不能过浅,过深了容易钻透,就不能用了,再说谁家也不愿意啊;过浅了铜子砸不进去,高出一截,使用时不方便,而且铜子容易掉下来,也不能用了。要说最难铜的还是老人喝茶用的小茶壶,特别是茶壶盖,要用很小的铜锅子,钻眼要更加仔细,放的锅子要密实,铜完抹上石灰膏后还要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打磨,使其更加漂亮。还有就是碎成几块的碗和盆,只要能对得上碴儿,铜匠就能铜。瓷器比陶器难铜,铜瓷器钻眼时往往有些打滑,要先用钉子尖在需要钻眼的地方凿一凿,然后再钻。因为过去老家很穷,家家户户都买不起铁的、塑料的家什,只能买些陶制的盆盆罐罐,就连挑水也是用泥瓦罐子,磕磕碰碰是经常的事,碰坏了能

铜的就铜,实在不能铜了才肯扔掉,谁家里也有一些不止铜了一次的陶瓷器具。

那个时候,我父亲就会铜盆盆罐罐,时间长了我也跟着父亲学会了,有时候趁大人不在家,就找个裂缝的盆子铜一铜。先准备好一截钳子,一把大锤和一把小锤,找一截稍粗一点的钢丝,造一个钻头固定到钻杆的一头,用小细绳做一个弓子,再找一截细一点的铁丝打造一些铜子。万事俱备,铜盆开始。刚开始铜时掌握不好尺度,往往把盆子不是给钻透了就是钻浅了,越铜越坏,我也遭大人喊过几回,后来慢慢地就摸着规律了,学成手了,熟练了,除了茶壶和瓷器不敢铜以外,其余的我都能铜,而且铜得越来越好,我们家的盆盆罐罐要是坏了,凡是能铜的都是我来铜。

“铜盆子来——铜锅啦——”这声音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,一旦想起来便感到回味无穷。

